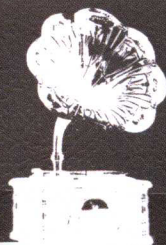


魅鏡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李涵秋卷

李涵秋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李涵秋卷

魅鏡

李涵秋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魅镜 / 李涵秋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 1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李涵秋卷)

ISBN 978 - 7 - 5034 - 7135 - 3

I. ①魅… II. ①李… III. ①章回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4972 号

选题策划: 马合省

责任编辑: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0.75 字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 第一回 泣穷途雪夜酿幽酸
论均产风尘惊奇遇 1
- 第二回 训义方泪溢金樽
索巨款魂飞铁弹 10
- 第三回 孝里赶悖礼反称行礼
镜中影多情却似无情 21
- 第四回 螳捕蝉侦探施妙手
蛇吞象强盗没良心 31
- 第五回 窃余香书痴眠绣榻
施诡计节妇建牌坊 40
- 第六回 春思缠绵小诗贾祸
夜凉缱绻艳曲销魂 49
- 第七回 失票据老妇发狂
得横财丑妻卖俏 58
- 第八回 触娇嗔红闺小语
施狡术黑夜圆光 67
- 第九回 普陀山挟妓进香
玄妙观寻师肇祸 82

第十回	叙艳史旧事忆从头 拾坠欢故人重握手	94
第十一回	开大会妙语论公妻 解重围无心逢旧友	116
第十二回	舐目疾密室媚干娘 关亡魂庵堂认义子	132
第十三回	缱绻香丝人歌赤凤 萋菲贝锦我怨青蝇	156
第十四回	鹤善堂欢联姊舅 养光院号召生徒	173
第十五回	火烧藏书楼书生脱险 尘封荐福寺娇女潜踪	189
第十六回	走昆仑荒江挈双美 选总统香国宴群花	210
第十七回	樱重疾陌路感萧郎 哭歧途旅斋惊恶客	233
第十八回	拾坠欢败子回头 误自由娇娃失足	258
第十九回	不贪为宝天富善人 指盗作奸官惩淫妇	281
第二十回	寓劝于惩镜无遁影 安良锄暴魅尽潜形	303

第一回

泣穷途雪夜酿幽酸

论均产风尘惊奇遇

民国成立，新学流行，在这个当儿，大约无论什么人都知道文明发达，那些三纲五常、礼义廉耻，万万不合时趋，须把来唾弃得干干净净。先前还不过是滨海地方士大夫得风气之先，实行提倡。近年来更觉风发云涌，文化所被，渐渐由南而北，虽荒僻所在，囿于一隅，有几个丑陋之夫，野蛮成性，他们也窥探得其中奥妙，知道不改头换面，不足以逃天演而竞生存。至于这其中情节，为真为幻，流弊所极，是祸是福，著书的这支笔，只有替他们铺张的能力，却没有替他们论断的功夫。好在读书诸君，都是明眼的人，自能于言外得其微旨，若必俟在下明说出来，倒反觉得笨伯了。

且说江苏省北有一座宿迁县城，离县城十里多远，本来有一所村落。自从辛亥那年，全国汹汹，清江以上闹着十三协的兵变，虽然立时扑灭，而游兵散勇东奔西窜，到处抢掠，这一所村落，也就变为丘墟，人烟稀少，到了今日，益发成了一个盗贼出没的所在。

这一年隆冬，天气异常寒冷，又接连下了几场大雪。那道路上，不但没有行人，简直连野兽的影子，都不瞧见一个。黄沙白雪，萧瑟可怜。这村庄中间，原有一座古关帝庙。在那承平时，有好些僧人依赖庙中香火度活，无如近几年来，村人都逃亡殆尽，那些僧侣更无从觅食，免不得风流云散。只剩得数椽瓦屋，巍然矗立在那冰天雪窖之中，廊庑下有几株合抱不来的大树，都被那些寒鸦占据着，啾啾哑哑地在那里乱叫。

不料这一天除夕，忽然庙里走进两个彪形大汉，垂头丧气，一步懒似一步，跨上台阶，将衣服上的雪花儿抖了几抖，便老实席地坐着。瞧他们年纪，一个约莫三十几岁，生得豹头环眼，凶恶异常；一个年纪轻些，却是瘦瓜子脸儿，面目白净，净的倒还不十分难看。彼此坐了好一会，只是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也不开口。看看天色又晚下来，殿上又没有灯火，幸喜天井里雪积得

多了，照着他们褴褛样儿，也还约略可辨。良久，方才听见那个大汉，长长叹了一口气，望着瘦脸的冷冷问道：“小燕哥，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了？”那个瘦脸也就哭丧着一副面庞，低低答道：“魁哥，又来同我闹玩笑了。适才我不是同魁哥讲的，今天便是守岁日子。那些有钱的富户，在这天夜里，成大盘的肥肉，成大碗的老酒，烤着火儿，有谈有笑，好不惬意呢！”那大汉又说道：“可又来，他们也是个人，我们也是个人，怎么他们就该这样惬意，我们就该这样受罪？这是什么缘故呢？他们住着高楼大屋，还怕寒冷，没的弄些火来烤着。我们坐在这四面透风的地方，一根一根骨节里，都被那寒飕飕的风刀儿搜剔尽了，莫说没处寻一杯老酒，来温一温五脏，若是从此刻冻起，冻到明年新岁元旦，还不知我们这两条苦命，有是没有？想起老天来，也未免心肠忒偏些儿了！”那个瘦脸听到此处，鼻孔里已有些哽咽声音，几乎要淌下眼泪来。刚待答话，忽然从耳朵里，听见一阵驴蹄子响，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向外面伸头一看。

原来从庙外走入一个秃头和尚，头上戴着斗篷，颤巍巍地被雪都遮满了，左手执着鞭子，右手牵着一匹黑驴，驴背上压满了好些油布口袋，看那口袋里累累赘赘地像煞有许多物件。和尚本不知道殿上有人，匆匆地只顾踏着乱雪走进。蓦一抬头，从黑影里看见那两个汉子，更不向他们打话，见左廊下尚有隙地，他早带转缰绳，重行下了台阶，将驴子系在廊庑柱子底下，取出一幅破毡子，向地上一铺。一会工夫，在口袋里左掏右摸，将那些洋铁炉子、洋铁罐子，堆积在面前，倒好占了有几尺远近，又将火油热腾腾地点起来，顿时看香喷溢，那和尚只顾尽性饱啖。还有一桩最可艳羨的，不省那秃厮在几时装了一葫芦的好酒，这会子套着嘴唇，咕嘟咕嘟，好像长鲸吸川的样儿，喝个不住。那黑驴见它主人这样快乐，它也扭转它的长颈项，啃那朽柱子，四个蹄儿只管格蹭格蹭地在那里作响。

此时直把殿上那两个汉子，都望得呆了。在下不敢编谎，少说些，那两个汉子的馋涎，已经从口角边，流得满衣襟上淋漓透湿。一时按捺不得，那个大汉早附着瘦脸的耳朵说道：“你瞧见没有？叵耐这秃厮好生无礼！如何有这许多酒菜，也不请一请客儿，只顾向肚腹里去塞？若再耽延下去，万一被那秃厮吃光了，我们如何还有希望？小燕哥，你装着没事样子，且在这里坐一坐，让我赶快将这秃厮结果了。有这酒菜，尽够我们好好地守岁呢。”那个瘦脸听他这话，不禁笑逐颜开，早从身底下掣出一根三尺多长的枣木棍

儿，轻轻递在那大汉手里，说道：“魁哥，你老手须放辣些，千万不可吃秃厮逃走了！”

那个大汉答应了一句，早就蹑手蹑脚，将棍子藏在身后。趑近那和尚坐的所在，暗笑：“那和尚该当命绝，偏生早将那斗篷脱放在地，光滑滑的一颗脑袋露在外面，只须搪着我这棍尖儿，包管这光头是稀糊歹烂。”那大汉越想越是得意，举起那无情木棍，恶狠狠地使劲阳光头上一击，只听得“哎呀”一声，扑通倒了。

瘦脸汉子在殿上听见这样声息，知道大功业已告成，笑得直跳起来，忙忙地跑得近前，一路走还一路喊着：“魁哥！魁哥！留点酒肴给兄弟尝尝，你须不可独自享受完了，依旧放兄弟在这里挨饿！”说时迟，那时快，刚走到那大汉身边，只见那大汉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不住地嚷痛。原来他那枣木棍子使得太猛，人家倒不曾怎样，转将自己的手腕震得麻木了，所以只管在这里“哎唷唷，吆呵呵”尽喊。

瘦脸汉子吓了一跳，再向那和尚望一望，不是好端端地还坐在地上纹风不动？及至见那瘦脸汉子到来，他方才用手向光头上摸了一摸，放下一副正经面孔，冷冷地向他们问道：“奇呀！我同二位从来不曾闹过玩笑，怎么冷不防，给我这一棍子？世界上哪有这种道理？其实像这样打几下子，原算不得什么，但讲到礼尚往来，你们打了我，我也该还敬几棍，方不负你们的来意。”一面说，一面早从袋子里取出一根镔铁短棍，拈在手里，轻轻向地下一插，已插入半截。

那瘦脸汉子此时已知道这和尚不是等闲人物，却好那大汉也“哼哼唧唧”地爬将起来，不由“扑通”跪在和尚面前，哀告道：“弟兄们委实因为饿得难受，瞧见和尚的大酒大肉，想分点来润润馋吻。不图和尚是天上的人，多有冒犯。和尚若肯慈悲，便请赐些残炙。至于尊棍，弟兄们万不敢当，怕碰着它，便是个死命。”那和尚听他们这番话，不觉哈哈大笑，说道：“彼此都是同胞，这点点酒肉，你们要吃，正不妨明说。幸喜我这光头还算结实，万一被你们捞着了，岂不是只有你们吃的，我和尚连吃酒肉的家伙都没有了？你们的心肠却未免太狠毒了些。罢！罢！既照这样讲，我有的酒肉很多，就奉请二位一醉，彼此好消遣这样良夜。”说毕，又从那些口袋里，大一罐，小一罐，捧出许多食物，把来铺列在地。那个大汉同瘦脸汉子欢喜不尽，早跳起身子，席地而坐，也不询问和尚的法号，只顾狼吞虎咽，尽着性子饱啖。

和尚瞧他们这种模样，心中暗暗称羨，便趁势向他们问道：“我瞧二位形状，也还算得起一个好汉，如何连一顿饱饭都寻觅不出，跑向这古庙里度岁？平时你们究竟做什么生业？我同二位虽然是萍水相遇，也须得留个名姓给我知道，将来会着，好做一个纪念。”

和尚只顾说，那个大汉还是只顾嚼吃，没有工夫回他的话。还是那个瘦脸汉子略斯文些，忙笑着答道：“我们这位魁哥，他姓卢，人都喊他卢魁，平时同一般弟兄们做些买卖私盐的勾当。不幸近来徐海一带被军队守得严密，简直绝了我们的道路，弟兄们因此失业的很是不少。营里也有好些相识朋友，几次招我们去入伙。我们想起来，入伙之后，一者对不住死去的弟兄，二者因为他们营里的人，也没有一个不为非作歹。与其随同他们去奸淫掳掠，还不如我们自成一党，便不幸犯了事，也还觉得光明正大些。天寒岁暮，没有私盐可卖，我同魁哥只好将就些，藏在人家坟墓旁边，遇有孤身客人……”说到这里，顺手便从地上将那根三尺来长的枣木棍儿，拈得起来，举给和尚看道：“我们便给他夹脑袋一下子，腰里的银钱，身上的衣服，一古拢儿取来，给我们使用。这几日大家忙着过年，雪又厉害，路上的人迹都稀少了。今天同魁哥等了好一会子，也不曾遇着一点买卖，不得已，跑来这庙里闲坐，只好等度了新岁，再作计较。”

那瘦脸汉子说一句，和尚便点一点头，接着说道：“他叫卢魁，我已知道了，你呢？”卢魁这时候已经吃得一饱，正用双手摩着肚皮咳气，听见和尚问到这里，忙抢着说道：“你和尚不要瞧不起他。他在平时若是吃得饱了，他有本领，用一杆洋枪，莫说拿去打人是百发百中，便是在半空里飞的虫蚁儿，他细眯着眼睛，要打它那里，便打它那里，没有一分儿讹错。弟兄们都喊着做《水浒》上的那个燕青，好在他又姓燕。他还有一个妹子，叫作燕双双，在镇江地方当着婊子，好不有钱！小燕哥只是性气不好，他偏不肯去薷恼他那妹子，偏愿意陪着我老魁忍饿，不然，他早就发财了。好和尚，我真个佩服你！我们这一根枣木棍儿，也不知在上面完结了许多性命，怎生打在你的光头上，像是石头似的一下子下去，你的头不疼，反震得我的虎口疼得要死，我怕你这和尚真不是人生父母养的。我们这北边一带地方，尽有好些厉害的汉子，谁还赶得上你？平时又不曾遇见你过，你究竟打从哪里跑来的？为甚也赶入这庙里来歇脚？”

那和尚听见他这番话，只是尽着微笑，后来因为那大汉问他的踪迹，忙

笑着说道：“停一会等我来告诉你们，但是我们此刻都算是吃饱了，可怜我那匹驴子，还不曾给它些草料，二位若是有法子想，把来牵到哪里喂一喂才好。”那个瘦脸汉子笑道：“有，有，有，不瞒和尚说，这所古庙本是弟兄们聚集议事的所在，平时尽有好些牲口来来往往，都赶向后面一个空院里，有现成的马槽，草是时刻不能缺少的。这件勾当，让兄弟替和尚效力罢。”说着，早跳起身子，走近柱子旁边，匆匆将缰绳解放下来，牵入后面去了。

不多一会，重行转至庑下听他们讲话，只见那和尚指手划脚地在那里说道：“一个孤身客人，他又不曾防备你们，吃你们这一闷棍，自然是死多活少。但是做强盗的人也须讲一讲道义，像你们这样老远做下去，不但埋没一身，而且任是掏摸人几文，也很有限，还落得一个欺凌孤客的罪名，亏你们还口口声声地自称好汉。比如适才你便将我这和尚打死了，所得的不过我剩下来的这些酒肉，今夜便容你们吃得一饱，到了明天，不见得再有第二个和尚，送这些酒肉给你们吃，你们又去想甚好法子呢？依我的愚见，要是不想去做强盗也罢了，若是果然要做强盗，须拣那极有资产的财主，天公地道，也须分他一半过来，做我们下半世的享用。”

那个卢魁将舌头伸了一伸，笑道：“和尚，你这人好大口气，没的把世界上做强盗的事，太看得容易了。你通不知道那些有钱的财主，他防范强盗的手段，比什么还毒。他只须拿出些银子来，交给驻扎这地方的营长，那营长立刻便派了许多兵士，成日成夜替他家看守门户，怕苍蝇儿都飞不进去，我们只好白望着叹气。若不是这样，我们弟兄们也不是呆鸟，可想早就做出来了。”小燕青也接着说道：“着呀！就以那城里的童百万而论，他不是赶在明年正月里，同袁半街做亲？这两家可算是宿迁财主了，他那声势，好不阔大，这几日之中，早就有那些团长、营长纷纷地送喜幛，送羊酒，可想营里那一班弟兄们，还不是替他们出着死力，同我们做对？其实那童老狗入的，再也算不得人。他仰仗姓袁的有一份家私，要将女儿嫁给他家去做媳妇，他女儿一点也不情愿，几次要同那老狗入的拼命。老狗入的哪里肯依从他的女儿？还硬生生地逼着他女儿自由结婚，还下了许多帖子到各衙门里头，请人出来瞧看他家女儿同女婿行礼。论他们家里这笔油水，谁也不想去沾惹沾惹？无如数一数二，再也数不到我们这些打闷棍的朋友，怎能劫抢他去？”

那个和尚微笑了笑，指着他们说道：“你们既打听得这一宗买卖，如何饶了这厮们，转缩着头不肯去干？不是和尚夸口，你们若肯给我做徒弟，听我

的指使，包管手到擒拿，百万要分他五十万，半街要夺他小半街！”

卢魁同小燕青两个人听到此处，再仰头将和尚望得一望，不由重行跪倒在地，口口声声只喊着：“师傅！”和尚也不还礼，只用手将他们扶起来。这时候，想是教导他们的主意了，说话的声音便不是先前朗朗的，只管叽哩咕噜了好一会。在下又离得甚远，一句也听不明白，不好写出来告诉诸位，只且权且放着，等待将来做出来的时候，再行析证他们说的什么罢。

说完这话之后，那和尚方才侃然说道：“我原是中国的人，自幼儿生在河南地方，后来见国家时局一天坏似一天，方才跑到日本，在他们佛教里混了几年。刚才承你们赐我一棍，全然不曾损我分毫，这就叫作铁衣衫法。前清开国时代，懂得这法子的人很是不少，后来年久失传，转是日本人得了我们这法子，逐渐精进，非常厉害。我除得这铁衣衫法，还有许多本领，等闲了时候，再教导你们。我住在日本，一时原不想回来，叵耐那些日本人欺负我们中国，过于不讲情理。我想我是中国人，应该有些爱国的热心，我何忍还住在那地方忍辱含垢地同他们厮混？是以打从七月里，就回了中国。初念原想同那一班政客接近接近，好帮着他们做一番事业。后来由我在背地里窥探他们行动，简直是除权利而外无思想，除地盘而外无筹划，外交棘手，内乱频仍。在当局的也装着愁眉苦脸，朝也想辞职，暮也想卸肩。其实，过去的伟人，固存驽马恋栈之心，未来的军阀，方做逐鹿中原之梦。北方固是如此，南方也未必不然，真是处危巢而燕语犹喃，卧涸辙而鱼泓如昨。我才知道，亡清室者非清室，亡民国者非民国，其中大有一班醉生梦死的人，为将来功之魁罪之首呢。我后来又换了一个念头，觉得肉食者虽无远谋，那社会上或者竟有一班青年的志士，与我辈志同道合。我便在津、沪一带，暗暗的物色人材。咳！说到这里，更可叹了。那些号称文明的，也只讲究个衣履新奇，应酬周到。地方上出了一件重大的事，他们也随声附和，大家热闹一会。及至境过情迁，谁也不是依旧狂嫖的狂嫖，浪赌的浪赌？这一种人，便算他口口声声说是爱国，口口声声骂人卖国，我一定相信他够不上爱国。他就爱国，一经够得上卖国，他必然也去卖国，不来爱国的了。我自经这种种的刺激，方才拿定我的宗旨，决意向你们这一班做强盗的人里，延揽英雄，结识豪杰。也亏我东奔西走，在北边一带地方，暗中结合了许多好汉，成了一个秘密党会，便叫作社会党，别人又称我们作无政府党，又讥诮我们是过激派。呼牛呼马，我们原不必去计较，但是今日要救中国，必先从平民主义入手。

像二位适才说的那个童百万、袁半街，试问他们哪里会有这许多财产？不是刻剥贫民，吞没国税，还有什么生财方法？所以我劝你们两位，与其拎着那枣棍儿，无辜去送了那些孤身客人的性命，倒不如名功正气地将这一班守财虏的银子，分他一半到手，一般的由我们去办一办公益，兴实业，开工厂，广教育，设学校……”

卢魁仰着身子，正听得十分高兴，至此不由从鼻子里“噗哧”一笑。和尚正色说道：“你笑什么？”小燕青接着笑道：“我猜到我们魁哥笑的用意，他为大家既已做了强盗，哪里还配去办公益？”和尚冷笑道：“你们可知道社会上那些办公益的人，比强盗能高得几多？他们借着公益为名，将人家银子骗到手里，挂起一面公益招牌，仅仅侵蚀些款子，还是小强盗。还有连公益招牌都不去挂，给他一个卷包逃走，那便是大强盗。老实说，我们把做强盗的钱来办公益，倒还是实心任事，不比他们把办公益的钱来做强盗，简直是假公济私。你们如何不去笑他，倒反过来笑我呢？”这一顿话，转将那个卢魁同小燕青，说得点头无语。

这时候，和尚又在大衣里面，取出两张花花绿绿的纸，上面还印着图记，每人交给他们一张，说：“这是我们党里面的秘密证据，你们须得收藏好了，以后会见同党的朋友，不须招呼得，彼此便有个照应。”两人接过来，各自向怀里藏了。

和尚将那些肴酒掬掬掬掬，笑道：“时候已是不早了，我们还该睡一睡才好。我自有的铺盖，你们二位可有寝处没有？”卢魁笑道：“除夕日子，规矩是要守岁，不兴睡觉的，我所以约小燕哥到这庙里来闲坐。可恨我们还有一班朋友，他们都有妻小，平时却还合拢得来，到了这时候，大家都顾着去取乐了，谁有人来再理会我们？今夜难得遇见师傅，侥幸将肚腹吃得饱腾腾的，兀自谈得有趣，还睡什么呢？师傅有的是铺盖，论起均产的道理，你老的铺盖，就是我们的铺盖，转不如将这铺盖铺下来，大家围坐在一处，又暖和，又亲热，等过了新年，大家再分头去办事，何等不好！还有一件，我们弟兄俩的名姓，都被你师傅问得去了。至于师傅的法号，还不曾告诉我们知道。论师傅这般大的本领，便在日本国里，也该充什么一名留学生，何以反去做着和尚？这个我们也须得问一问，不然，将来告诉人，称呼你老什么呢？”

和尚听他的话，说得很是有理，真个将铺盖摊放下来，三个人斜签着身子坐着。其时，北风越紧，那雪花团儿格外飞得厉害，幸喜他们筋力都还坚

壮，却毫不畏惧，转高谈阔论起来。先由和尚叹着说道：“我自幼儿，也曾上过几年学校，若讲到文字上，也还将就充得过一名博士。至于我到日本的缘故，其中却有一段最伤心的艳史，其中情节很是繁重，也非这时候一言半句可以告诉你们，你们将来容或可以知道。我已打听出这位女郎，近来在江苏苏州城里一个中等学校里，充当音乐教员，我少不得要去访他。以后的结果，还不知道是锦簇花团呢，还是刀光剑影？我今年枉长到二十五岁，依旧一事无成。我俗家姓袁，单名一个杰字。前任总统原是我的远族，自从帝制发生，他已闹得身败名裂，我也不屑去攀龙附凤的了。我到日本时候，资囊也还充足，原想入他们那座早稻田大学，后来一个转念，与其文绉绉地在那里制造出一个腐败学人，转不如在那里铁铮铮地造出一个大和魂武士。魁哥，燕哥，你们须知道中国积弱之原因，便是由于文士多，武士太少，他们书卷越读得多，他们身家性命，便越看得重，神州莽莽，都把来装满这些人物，还能够同列强争竞么？幸喜老天爷不负我这一番苦心孤诣，在日本寺院里混了几年，他们所有的拳术技略，倒还被俺偷学了十有八九。若是遇着识货的，要买俺这一身铜筋铁骨，我却情愿跌点价值，贱卖了给他。无奈举世滔滔，万方一辙，今日逼得俺有家无家，有国无国，一个大除夕的佳节，风暴雪虐，仅仅与二君在这破庙里消磨长夜，说来又使俺可怜，又使俺可笑！老实说，袁杰这两字，原是我幼年的符号，东渡以后，久已埋没不彰，此后在南北道中，你们只须叫俺作玉髯，是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你们看，斗转参横，谈着话，倒不觉得，可想已离清晓不远，俺也须静坐一会，你们若是渴睡，便在这铺盖上盹一盹儿不妨。”卢魁同小燕青真个觉得有些困倦，听了这话，也不客气，立刻倒头便睡，呼呼地鼾声不止。

及至一觉醒转，彼此揉一揉眼睛，见天井里雪花已住，从淡云里漏出些日光进来。再一凝神，已不见那和尚影子，不但所有铺盖什物收掳得干干净净，两人再向后院子里瞧看，便连那匹黑驴，已早不知去向。两人惊讶了一会，卢魁嚷道：“这不是活见鬼么？敢不是昨夜，俺做了一场大梦不成？若说是做梦，分明酒食在肚里，此刻还不曾觉着饥饿。小燕哥，你究竟可梦见那和尚没有？俺这一会子，很有些迷迷糊糊的起来了。”小燕青笑道：“魁哥，休得大惊小怪！像这和尚并非是等闲的人，他的来踪去迹，一定不肯轻易叫人识破，瞒着俺走了，也是情理。好在他吩咐俺的那件事，尽管依着俺去办，包有效验。只是师傅教导俺的那句话，一点不错，要做一番掀天揭

地事业,不联合同志,须做不得,联合不着同志的,又做不得。我们朋友虽多,应该告诉的,与那些不应告诉的,必须有个斟酌。这庙里不是集议之所,魁哥,此时就到我那边去,商议一个办法罢。”卢魁忙点了点头。两个人径自出了那所庙门,踏着冰雪走了。

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第二回

训义方泪溢金樽

索巨款魂飞铁弹

这一年元宵佳节，风物清和，所有客冬的残雪已被那一轮红日销熔得一丝儿不剩。接连地又起了几天东南风，绿草抽芽，红梅破蕊，已装点成一个新春景象。

那些小户人家，谁不欢天喜地放鞭爆、下汤团，锣鼓喧天、笙歌嘈杂。

在下因为他们与我这部书中没有什么关系，却不便去替他们编纂风土人情的实录。至于内中却有一份人家在这个当儿很是热闹，房屋前后倒有八九进奔走的仆役，没有一个不兴高采烈，早将厦厅、住宅收拾得花团锦簇。真是鼎焚百和之香，瓶插长春之蕊。夕阳甫下，皓月东升，悬挂的灯彩一例地争奇斗胜，极巧穷工。

那时候已有一席盛筵铺设在大厅上面，却并非请客，这是主人吩咐办的团圆家宴。高高坐在首席的是一位皓发银须的老者，因为享受丰富，年纪虽逾花甲，然而，精神面目却还像是中年模样。肩下坐着一位老妇，不消说得，定然是他的夫人了。两边站了许多男女厮役，准备添酒进菜。那老者已坐了好半晌工夫，不由捻着自家胡子含笑说道：“怎么叫你们请小姐出来饮酒，到此刻还不见他的影子？他们做孩子的性情，不见得转比我们老年人冷淡些。”老妇也接着笑道：原是我也猜不出银儿的意思，打从去年年底他婆婆家送了喜期过来，他益发愁眉泪眼，好像说不出心中无限委屈。我也曾拿话去劝过他，做了一个女孩子，都是要嫁给人家去的，你虽然舍不得离开我们二老，我们也不能对着人家说是不许娶你，只要你嫁过去，夫妇和睦，一两年头生下孩子来，一般的会叫我们二老瞧着开心。”老者听到此处，倏地放下脸色，连连地摇头说道：“你这些话，委实糊涂已极！银儿他哪里是舍不得离开我们，他的心事，你岂有不明白的道理？他全为是叶家那个孩子……”

老者话还未毕，椅子后面早有一个仆妇喊着说道：“小姐来了！小姐来

了！……”老夫妇不约而同向后面瞧看，果见那个小姐轻盈袅娜，一个瘦窄的身躯，提着那脚下一双皮鞋，“咕咯、咕咯”地打从屏风后面走得出厅，流转双眸，向席上望了望，也不则一声儿，将下首那只椅子略扯得一扯，撅着屁股“扑通”地坐得下来。随着他出来的两个侍婢，并立在他的身后。老者赶忙将说的话咽住，重行堆着满脸笑容，向那小姐问道：“银儿，你到这早晚才跑出来，酒都搁得冷了。今天是个团圆的日子，一家骨肉，循例都该喝一杯酒儿，况且今年我这家里还有你在座，明年这时候，你到了袁家去做媳妇，可就不能接你回来了！”那个小姐听他父亲说到这里，不由放下脸色，冷笑了一声说道：“父亲也不消说这话，万一你女儿死了呢？想要接我，更是没处去接……”说着那两片粉腮上顿时红晕起来，一泡清泪也就合在眼眶子里，勉强将个头低了下去。那老妇忙拦着笑道：“呸！大新年里，再也不拣一句顺遂的话说，怎么死呀活的，叫人听着难受。”那小姐益发将身子扭转过来，愤愤地说道：“我死我的，与你们又有什么相干？你们怕死，便过到一百岁如何？”那老妇笑道：“吃酒罢。元宵佳节，原是命你出来取乐的，不曾想同你赌气，姑娘不知又想起什么心事，带累我们碰你这样大钉子……”那老妇刚提到“吃酒”两字，一班仆妇们早拿着银壶挨次替他们一杯一杯斟起来……

原来座上那位老者便是前回书中，在小燕青口中说的那个童百万财主了。这财主单名童毅，娶妻原配妻子解氏。他父亲原系是个私盐贩子出身，后来渐渐积蓄了许多银子，便不去做私盐勾当了，改为票盐富商。当时人称他父亲浑名已是童十万。及至到了童毅手里，又善居积，家私格外丰厚。他在前清末年，又花钱捐了一个同知职衔，在乡里之中便很有些高视阔步。社会一般的人眼孔很小，称他父亲不过是童十万，称他便是童百万。他听了十分高兴，思量世世代代由此递传下去，儿子是童千万，孙子是童万万，重孙子就是童亿万。

无如他虽是这样想，叵耐到了今日还不曾生过一个儿子，膝前只有一位小姐，芳名叫作银枝，今年已是长成一十八岁。夫妇少不得溺爱非常，从小儿便娇纵成性，容貌生得虽不能说是天仙化人，然而肌肤莹洁，眉目秀倩，在此地胭脂里毕竟要算他是个翘楚。银枝也就有些顾影自怜，不甘湮没。好在他父亲虽极顽固，然为时势所迫，也曾将银枝送入本城学校里读过三五年书。目下因为喜期已近，老夫妇置备妆奁，购办什物，忙得十分热闹。

银枝的夫翁袁福，早年充当一个站幕，曾经随着某达官在任上着实弄了

好些银子。年纪渐渐老上来，他便退休在家。至于宿迁东门里那一条街市所有房屋，全系袁福购买下来的，因此别人背后又称他作袁半街。儿子袁锦春比银枝小姐长得两龄，自幼儿嬉戏无度，从楼上坠落到地，不曾损着性命，只是将左边一只腿跌折了，到今日行起路来却是一拐一拐的，委实难看。袁福夫妇不但不惭愧他这位令郎身负残疾，还百般地向人夸说，他这儿子，大难不死，将来必主大贵。这一句话传说出来，便有一班趋承财主的亲戚、朋友，赶着袁锦春喊他作“大贵人！大贵人！……”

袁福同童毅既做了一县城里的首富，两人交情又厚，时常往来不绝。童毅有一天陪袁福睡在大烟铺上，抽得高兴起来，童毅遂慨然要将他这爱女嫁给大贵人为妇，袁福焉有不肯答应的道理，两下便请出冰人来，订成婚约。不过，童毅是仰成先业，不知道开创的艰难，凡一应婚礼上都要踵事增华，铺张扬厉。袁福心里却不以为然，他毕竟是打从困苦中熬出来的，把银子看得十分郑重，轻易不肯浪费半文。因这关系上，两亲家还闹了好几次意见。

再说那童银枝，虽是由父母做主将自己嫁给袁家，然而论他芳心里却极不满意。若论这小姐是否别有属意的情人，除得他亲生老父口里提着叶家孩子那句话，至于我做书的却不忍枉口赤舌拿着这支笔去诬蔑人家闺秀。不过就事论事，在这元宵酒宴的当儿，他父母却这般说来，银枝小姐又那般说去，揆情度理，或者是其中一定另有情节亦未可知。

可笑那童老头儿看见他女孩子这样违拗，自己又不肯认错，默自想了想，以为不趁这时候拿出我为父的身份，着实教训他一顿，将来嫁到人家去后，怎生会有圆满的结果。主意已定，忽地放下一副怒容，且不去讲话，先将嘴唇上一大片银胡须儿拼命价吹得一吹。原来上了岁数的人，将要发怒，必先吹起胡子，似乎叫人知道，他不怒则已，这一怒起来，好生了得，胡子就做了一个榜样。其实他那小姐平时对着你们二老从来不曾畏惧过一些儿，你在这个当儿，忽然装作这怪模怪样，怕是任你胡子再吹得高些，他还只当作风吹驴背之毛，雨卷马头之鬣呢！童老头儿他哪里会知道这意思。只见他使劲吹过胡子以后，又重提起痰喘的喉咙，侃侃地望着他女儿说道：“儿呀，做父母的好意请你出来吃酒，你为甚目无尊长，竟这样扭股糖似的，说出的话完全是同我们赌气？哼！哼！你小人家的心眼儿，难道父亲长了偌大年纪，有个猜不出来道理？不过大家哑谜着，不替你说破罢了，这全是顾惜你的颜面。你若一味不知好歹，我便揭破了，给大家听，看是你的不是呢，还是